

## 老熊头

□申平

记忆中的老熊头是个矮小懦弱的人，他是全村人欺负耍笑的对象。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他根本就不姓熊。他之所以被改姓“熊”，是因为农村有句话叫做“黑瞎子进门——熊到家了”，大家觉得这句话恰好是形容他的，于是就都管他叫“老熊头”。起初，他当然不接受这个“外号”，时间久了，叫得多了，他没办法，只好答应了。

“熊”这个词，在北方做名词时当然是指一种傻大黑粗的动物，但是如果它做动词时，就含有怂包软蛋，没有本事的意思了。记得还是穿开裆裤的时候，我们一群孩子就知道老熊头好欺负。只要发现他从街上走过，我们就会追上去，跟在他的后面大喊大叫，还捡起土块朝他身上扔。每到这时，老熊头做出的最激烈反应，就是收住脚步，喊一声：“你们这群小孩子，我告诉你们大人去！”然后就加快脚步逃走了。

到了晚上，我们闲极无聊，也会来到老熊头的屋后鬼哭狼嚎，听没什么动静，就往他家的屋顶上扔石头。咕噜噜，咕噜噜，石头在土屋顶上滚来滚去，这时候才听见一个声音响起来：“这是谁呀！”或者用手电光照过来。于是我们撒腿就跑。

后来年龄稍大，知道欺负人不好，也就不那么欺负老熊头了，反倒对村里人为什么都喜欢欺负他产生了兴趣。问大人，他们的回答其说不一。有说他个头太小太无能的；有说他的身世可能有问题、闹不好是个“暗藏特务”的。原来老熊头当年是要饭来到村里的，当时他好像是和尚打扮，人已经饿得皮包骨，眼看奄奄一息了。村人见他可怜，就救下了他，并安顿他在牛圈屋里住下来。有吃有住，他缓过来以后就留在了村里。

“暗藏特务”，这简直太可怕了！我们不由得重新打量老熊头，可是从头到脚也没有看出他哪里像个“特务”。后来村里也对老熊头进

行过审查，他就哼哼呀呀地说，他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人，从记事起就待在一座庙里，后来庙被大火烧了，师父师兄都烧死了，他就出来讨饭，后来就流落到我们村里。他的回答大概让大家感到失望，就说不老实，说假话，还有人上前打他，逼他说自己是“暗藏特务”，但是他死也不肯承认。接着又有人出来揭露说，有天晚上月亮底下，他看见老熊头在自家院里偷偷打拳，打得有模有样，不是特务怎么会打拳呢。老熊头却矢口否认，然后他就昏了过去。大家一看要出人命，想想哪有这样的特务，也就放过了他。

我初中毕业，回到村里劳动的时候，老熊头已经快60岁了。他依然孑然一身，在他那两间小土房里像个老鼠一样悄悄活着。因我年龄尚小，生产队安排我去放牛。放牛便放牛！一共十几头牛早上赶出去，晚上赶回来，倒也轻松自在。但是这天晌午，也不知道是因为天气热，还是因为牛虻骚扰，反正那头被称为花脖子的犏牛突然发起疯来。它哞哞狂叫，接着撞翻了两头母牛。我过去用皮鞭抽它，它却猛地向我冲来，脑袋一摆，牛角就把我高高挑起又甩出去。幸亏落在草地上，等我爬起来，却见花脖子一路狂奔，直朝村里去了。

这时候，村里恰巧响起了上工的钟声。不好！疯牛进村要出人命。我急忙爬起来，不顾一切往村里跑，边跑边喊：“疯牛进村了，疯牛进村了！”等我跑进村里的时候，果见村中乱作一团，人们喊爹叫娘，四处奔逃，而且已经有人躺在了地上。只见花脖子穿街过巷，见人就顶，简直成了一个杀人狂魔。

所有人都惊慌失措，不知道如何是好！忽然，谁也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：就在人群最密集的地方，一个矮小的身影蓦然端端地挡在了疯牛的前面。等到人们看清楚那人的时候，不由一起惊叫：“老熊头，快闪

开，闪开！”却见老熊头不但没跑，反而扎起了马步，稳稳地站着，两拳悬在腰间，两眼紧紧地瞪着疯牛。那疯牛一见有人挡路，立马把头一低，哞地一声直冲过去。高大的犏牛和瘦小的老头形成鲜明对比，许多人叹了一口气：“完了！”都转过脸去或闭起眼睛，不忍看到那悲惨的一幕。

我因为一直在往过跑，却把当时的情景看得一清二楚。但见老熊头稳如泰山，就在牛头要撞上他的一瞬间，突然向左跨了一步，右拳猛地击出，不偏不倚，正打在疯牛的左耳根上，随着“嗨”的一声吆喝和一声闷响，疯牛的脚步竟然戛然而止，身体晃了几晃，轰然倒地，四蹄蹬了几蹬，就一命呜呼了。

周围先是一阵长久的寂静，人们都张嘴瞪眼，似乎不相信眼前发生的事情，继而看到倒地的疯牛，再看收了架势的老熊头，立刻发出一阵惊叹和一片欢呼，大家纷纷喊着：“哎呀老熊头，高手啊！你怎么还有这两下子！”一起跑上前，把他抬了起来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老熊头就成了村里的大英雄，他一拳打死一头疯牛的故事加上各种传说演绎不胫而走，远远近近的人都跑来看一睹老熊头的风采。

后来，村里再也没人叫他“老熊头”了，“张德大师”成了他的新名字。

申平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一级作家，广东省和惠州市小小说学会会长。在各地报刊发表文学作品400多万字，出版长篇小说、中短篇小说和小小说作品集23部，作品连续多年入选各种权威选刊、选本，进入中国好小说排行榜，被译为英、日、西班牙语，曾获得小小说领域最高奖“金麻雀奖”、《小说选刊》第13届微型小说全国大奖、读者最喜爱小说家奖、广东省第十一届鲁迅文艺奖等100多项荣誉。

## 邻居

□朱红娜

你可以选择房子，但你不能选择邻居，因为你根本不知道邻居的丑闻。

这不，刚刚租的房，就摊上了一个糟心的邻居。

过道上，一堆垃圾和一个老太婆的背影钻入眼睛。老太婆满头银发，一身泛白的衣服，我怀疑是捡来的。每次遇到，她手里都拿着垃圾：纸皮、易拉罐、塑料油瓶、废弃电线……一捆一捆。那些东西藏有多少细菌、多少病毒？我有小洁癖，躲得远远的。

可是，再远也是对面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我只好每天戴着口罩出门，戴着口罩回家。如果不是因为签了一年租房合同，交了3个月押金，我会马上搬离这里。

老太婆感觉到了我的厌恶，看到我，自然也躲得远远的。

老太婆住的是三居室，我从未看过有人来找她，独自住着这么大的房子，这房子是租的？那绝对不可能。我一个单身公寓都要一千多块钱，一个捡垃圾的老人，怎么租得起这么大的房子？有可能是老公留下的，有可能是子女买给她的，经济遇到困难了，不得不捡垃圾维持生活。这样猜测的时候，想到与她年纪相仿的奶奶，在老家安享天伦之乐，不免生出惻隐之心，偶尔面对面的时候，头会点一下，但我始终没有问她姓名。

不时看到收垃圾的上门，每当这个时候，过道就塞得满满当当的。老太婆脸上的笑容就像小女孩一样满足。

突然一天，我早上刚要出门，听到老太婆家里传出婴儿的哭声，像猫叫一样撞击我的耳膜。我正好奇，老太婆的门开了，她怯怯地问我，姑娘，你有空吗？求你帮帮我可以吗？

什么事？我问。我捡到一个弃婴，可是情况不太好，不肯喝奶，我想带她去医院看看。

老太婆的话让我吃了一惊，她的眼里满是祈求。

好吧。本小小姐虽然不是爱心爆表的人，但也不乏善良之心。

我叫了一辆网约车，载着老太婆和婴儿去了人民医院。医生开了一大叠检查单子，我粗略算了一下，没

有两千元下不来，这要老太婆捡多少垃圾啊？

这个时候，我又生惻隐之心，把单子拿过来，去交钱。

老太婆把捆得整整齐齐的一捆百元大钞塞给我。我扬扬手机说，不用，我这里有钱。

不行，不能用你的钱，这是我的事，你已经帮我很大忙了。老太婆说。

阿婆，您的钱是一分一分捡来的，攒得不易，还是我来吧。我说。

不用你的钱，我有钱。老太婆态度强硬，好像她是一个阔老太太，好像她的钱是大风刮来的一样。拗不过她，我只好拿着那捆钱去交款。

还好，婴儿检查没有大问题，打了针就回来了。

几天以后，再见到老太婆，她告诉我，婴儿送到儿童福利院去了。

为什么一开始不送去？我问她。她说，婴儿情况不稳定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。

那您不是白白浪费了几千元？我为她可惜。毕竟她要靠捡垃圾为生啊！

钱没关系的。老太婆笑了笑，说得轻描淡写。我就奇怪了，钱没关系为什么要去捡垃圾卖钱？

通过这件事以后，我与老太婆的关系近了一步，不再那么反感她了，看过的报纸，快递的纸盒，喝过的矿泉水瓶子，我都会收集好，放到她门口。

那天晚上看电视新闻节目，突然，老太婆手持捐款支票出现在电视上，我睁大眼睛，她雪白的头发，如一束光在我眼前闪耀——她为儿童福利院捐款10万元。原来，她是一位退伍军人，已进行各种捐款20余次，捐款总额可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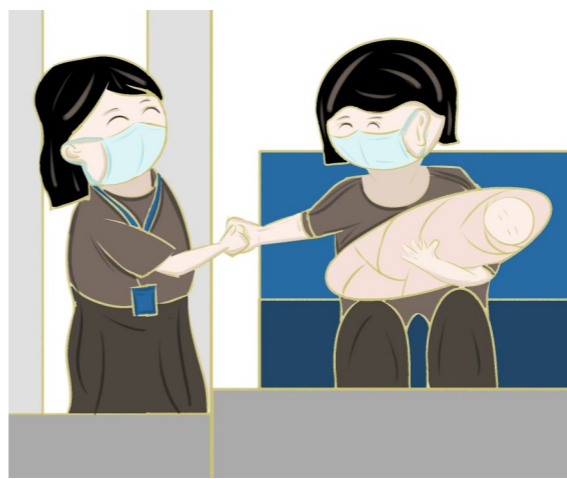
眼里温热的液体滚了下来，打湿了我的口罩，我摘下来，赶紧在朋友圈发了一则微信：

刚刚，市电视台报道为儿童福利院捐款的老奶奶，就是我的邻居。



迎春花——秦合娜(8岁)

## 画说三亞 漫画:杨智宏



2020年分别时，赖女士的婆婆抱着出生不久的外孙，牵着邱靖的手，连连道谢。



2024年再相见，当年那个襁褓中的婴儿，已是快过4岁生日的儿童，“小海南”紧紧握住了阿姨的手。

## 近4年后再“牵手”

2020年，广东赖女士从非洲回国待产，因疫情落地三亞，在这里隔离观察并产子。其间，她得到了多位“临时亲人”的照顾：时任天涯区卫健委副主任的邱靖，负责她生产的市人民医院妇产科主治医师邢雪凤……为了铭记和感恩，她为孩子取了昵称“小海南”。近4年后，赖女士一家再来三亞，专程看望当年的“恩人”。

关于爱与被爱，两度牵手，一段佳话。

## 2020年 2024年



## 考核

□余清平

整理好衣衫，骆俊站在镜子前，看到自己衣衫虽然半新，倒也十分干净整洁。他想，父子苏福石应该答应收自己为门生吧。

骆俊自1812年高中秀才，十分高兴，对考举人，满怀希望。不过，骆俊心里明白，考举人比考秀才要难几十倍。他更知道，如果不中举人，家中如此贫困，拿不出几两银子，这一腔抱负便无法施展。思来想去，他决定访名师，拜名师为师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骆俊在广州访到一个名师，叫苏福石，顺德人，岭南隐士，戊辰科进士，曾任江苏娄县知县，辞官归隐后，把一肚子学问传授给学生。苏福石收学生极严格，不仅要求学生天资聪颖，更看重学生的行为准则和品德，还讲究缘分。

古时拜师礼是隆重，备上厚礼是首要条件。家住佛山的骆俊，由于家贫，去广州求学凭借两条腿步行，也没有什么礼物，只有一包他喜欢吃的炭步芋莖干，是花县族兄骆秉行寄给他的。骆俊舍不得吃，便拿来当作拜师礼。苏福石听过骆俊的故事，知道他少年英才，十分好学，16岁参加南海县试，高中秀才第一名，被人告为冒籍（冒充户籍）而取消。骆俊只好返回原籍花县，落户华岭村，认骆秉行为兄长，4年后，以花县户籍参加县试，一举考中第三名。

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苏福石看到骆俊，有点失望，这不就是一个乡下的普通孩子吗？干瘦的身材，个子不高，穿着半新不旧的布褂，不过，倒

很干净，还有那双眼睛，机灵样儿。苏福石沉吟了一会儿问，你是从佛山还是从花县来？

从佛山来的。骆俊恭恭敬敬地回答。

是骑马还是坐车来的？

走来的。

走来的？苏福石心里一惊，走这么远的路程，是个能吃苦真心求学的年轻人。苏福石想了想，从身上摸出几个铜钱说，好吧，你来得正好，我昨天在光孝寺那间书局看到一本《诗经》，你去给我买来。

骆俊接了铜钱，二话不说，转身往门外走。他初来广州，人生地不熟，不知道光孝寺在哪。他想起母亲说，路在口边。便一路走一路问，终于走到光孝寺旁那间书局，买了一本《诗经》。

当骆俊把《诗经》交给苏福石时，他接过书，从书柜里拿出十几个铜钱，说，唉，瞧我这记性，我忘记了那本《大学》昨天被弄破了，你再跑一趟，给买一本来。

好的，先生。骆俊接过铜钱，便转身往外走。这次，骆俊轻车熟路，很快就把书买回来了。骆俊把书和剩下的铜钱一起递给苏福石。他点了点头，一拍手说，人老善忘事，我那本《中庸》，也有几页翻坏了，想换一本，你去给我买来。

是，先生。骆俊回答。

苏福石从书柜里拿出一两碎银递给骆俊。

太多了，先生，用不了这么多。

骆俊说。买书剩下的钱，你看着自己要添置些什么，你尽管买，如果不够，我这里还有。苏福石说。

谢谢先生。骆俊接过碎银揣在怀里，往门外走。

很快，骆俊买回了《中庸》，把书和剩下的碎银一分不差地递给苏福石。他不接，即刻沉下脸说，你回去吧，我教不了一个不听话的学生。

骆俊连忙跪下，说，先生，非为我不听话。

你这么讲，倒是我怪你错了。晚辈早就听说，先生一肚子学问，晚辈十分倾慕，望先生成全晚辈拳拳之心。

这……苏福石看着骆俊，十分欣慰。

先生，先贤云，无功怎能受禄，晚辈前来拜师，因家中贫寒，没有备下丰厚的拜师礼，已经是心中有愧，怎能反过来自先生的馈赠，于情于礼，都不合礼数。

骆俊慕名而来，所看中的，是苏福石的学问，是他的品德。骆俊听母亲常常讲，什么样的师父教出什么徒弟。他想起好话，有了学问，将来一定要为百姓做实事。

苏福石不再说话，踱步到那张太师椅前，端正坐下。骆俊见了，连忙站起身，走过去跪下，行拜师礼。

苏福石给骆俊免了学费。

骆俊27岁中了举人，后改名骆秉章，考中进士，步入仕途，一生清廉爱民，被百姓敬为诸葛亮。

## 城里的阳光

□黄超鹏

嘉耀躺在河滩边的草地上，一顶草帽盖住脸，悠闲地晒着太阳。冬日的暖阳晒得人身子暖暖的，很舒服。张老汉站在不远处抽烟，看着儿子的模样，摇摇头，有些想不通。他明白儿子咋这么喜欢晒太阳。

年尾，儿子嘉耀从城里回来。闲着没事，儿子就喜欢拉把椅子坐在墙根处晒太阳。“你就不怕晒黑了？”张老汉问儿子。儿子答：“晒不黑。乡下的太阳不用钱，多晒晒，杀菌消毒，怪舒服的。”

张老汉觉得可笑，城里难道没太阳？难道城里的太阳就要钱？还不是同一个太阳！小时候的嘉耀虽说是农家子弟出身，可很讨厌顶着烈日干活。干农活时的日头毒，张老汉趁机教育孩子读好书，长大了去大城市生活，不用再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。嘉耀挺争气，读完大学就在城里上班，还是跨国网络公司，业务繁忙。

张老汉打心眼里替儿子感到高兴，好几次想去城里探望，看看他生活的城市，可一直没成行。

过完年，一场意外让张老汉不得不去儿子工作的城市。那天吃过饭，他觉得腹部隐隐作痛，一直没有缓解的迹象，有愈演愈烈之势。

嘉耀忙送去医院检查，一番折腾下来，医生说小地方的医院治不了，得赶紧往省里大医院送。救护车火急火燎把一家三口送到了城里的大医院。

经过及时诊治和手术，张老汉的病情稳定下来。休养半个月后，张老汉还得做一次化疗，暂时不能回乡。出了院，坐在轮椅上的他被儿子推着，和老伴住进嘉耀租在城中村的出租屋。夜色皎洁，他们穿行在狭窄的巷道里，张老汉抬头看了头顶昏暗的路灯和密密麻麻的线路，皱眉问儿子，怎么租在这种地方？

“这里离公司近呀！坐地铁也方便。一天能省下不少通勤时间。要是住在郊区，每天坐车来回都得两小时。我们很多同事都住这儿。”嘉耀答道。

出租屋没有电梯，上楼下楼，张老汉就下过楼，天天待在房子里。楼里光线差，得整天开灯。苍白的日光灯照着墙壁一片白，白得张老汉心里疼得慌，仿佛又见到手术台上的无影灯。

张老汉有老伴照顾，嘉耀便去上班，早出晚归，经常加班到深夜才回来，第二天又早早出门。张老汉看在眼里，心疼不已。

“难怪儿子那么喜欢太阳，一天到晚忙，估计都没机会见到太阳。”张老汉对老伴说。

大病一场，张老汉像田地里没照到太阳的病怏怏的苗。等到复查完，张老汉就立马坐车回家，不顾嘉耀的一再挽留。

回到熟悉的家，张老汉的身子慢慢恢复了过来，如同阳光下舒展的花朵，生机盎然。

一缕阳光跳上窗台，张老汉已可以独自走出屋子，慢慢悠悠到墙根下坐着晒太阳。一想到忙碌的儿子，就掏出手机，想给嘉耀发条语音，劝他少加点班注意身体，或者搬个好点的住处。

就在信息要发出那一刻，儿子的微信也发过来了。

“爸，我刚去售楼处交了定金了。”嘉耀说道：“今年终于攒够首付买了一间房，给您们看看新房的环境。”

视频里，房子坐北朝南宽敞明亮，最耀眼的是，阳台上那一片白花的阳光。

好啊！好啊！张老汉边看边点头，心里渐渐亮堂，儿子终于通过努力买到了楼房，有了阳光滋润，作物才能站稳脚跟！